

随笔

小事里的家风

任宏

我生长在豫东农村,祖祖辈辈都在土里刨食。在我的记忆里,祖上没有留下什么格言警句,但父母的一言一行,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家风家教。我想从几个方面说起。

一是对党忠诚。
父亲为人耿直,做事踏实。当年村里用“丢豆子”的方式选村干部,他被选上了,还入了党,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大家都叫他“老党员”。父亲因为常年劳累,五十多岁就病逝了。收拾遗物时,我们发现了他的党费证,里面还夹着七毛钱——那一年,他已经交了一块一毛钱的党费。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

母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她会接生,能调解邻里矛盾,做得一手好菜,在村里很有威望。母亲有一个持续多年的爱好,每天雷打不动看《新闻联播》,知晓国家大事。几年前一次吃饭时,她说:“妈活这么大岁数,过去没过过啥好日子,年轻时逃荒,常常饿肚子。后来分田到户,能吃饱饭了。现在国家不收公粮,还发补贴,我每月都能领几十块钱。老百姓现在有福了。”我的父母有信仰——他们的

信仰,就是党。

二是孝顺传家。

父亲弟兄两个,新中国成立前家里有十五顷地,不算大富,但也衣食无忧。大伯娶了地主家的女儿,我父亲娶了木匠的女儿,也就是我母亲。因为娘家穷,母亲在家庭里常受气,甚至挨过爷爷的鞭子。

后来家道中落,爷爷奶奶年事渐高,一身病痛,按当地习俗,跟着我父母生活。奶奶病情加重后,卧床不起,我父母给她端屎端尿、按摩,日夜不离,直到奶奶安然离世。父母从没说过自己有多孝顺,但他们的行动,在我们心里种下了孝的种子。

三是干净做人。

2014 年 5 月,我们单位组织去兰考焦裕禄纪念馆参观学习。临走前一晚,我跟母亲说起这事。她一听“兰考”,就想起四十多年前父亲也代表县里去那里学习过。那时天冷,家里穷,父亲连双袜子都没有。母亲本指望他回来时能买一双,可父亲还是光脚回来了。母亲问他为啥不买,他说:“焦裕禄是个好干部,不贪不占,一心为民。我不能拿公家的钱买袜子。”

日常生活中,母亲常教育我和姐

姐:不占别人便宜,不贪公家一分钱,做人要干净——咱丢不起那个人。

四是勤俭持家。

父母都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人,特别节俭。母亲尤其会持家,困难时期也没让我们饿着冻着。我们家姊妹四个,我是老么,上面三个姐姐。一件新衣服,姐姐们常常轮流穿。虽然穿得朴素,但总是干干净净。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小时候体弱多病,父母特别疼我,吃饭时偶尔给我开个小灶。姐姐们从不跟我争,还总笑我“干吃不上膘,瘦得像老妖”。

我成家后,母亲和我一起生活。她还是改不了节俭的习惯,饭菜剩了不舍得倒,热一热再吃。我和妻子怕吃坏身体,有时偷偷倒掉,母亲知道后总会心疼半天。她常跟我说:“钱不能乱花,米面不能糟蹋——糟蹋多了,折寿。”

五是宽容待人。

那时我们村孩子多,谁家兄弟多,谁就硬气。我家就我一个男孩,头上还留一撮长发,有些孩子就喊我“独蛋”“鳖尾”。我很生气,常跟他们打架,但总因对方兄弟多而吃亏。每

次鼻青脸肿地回家,想让父母替我出气,可母亲从不护短,反而说我的不是,教育我在外不要惹事。父母从没因我和邻居红过脸,邻里关系一直很好。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村里有个几十亩的大坑塘,夏天孩子们都爱去游泳,偶尔有溺水的。父母管得严,不让我下水。有一回刚下过大雨,我经不住小伙伴激将,和他打赌游三个来回,赢一本小人书。正游到第二趟,就听见母亲在岸上喊我。我只好爬上岸,磨磨蹭蹭跟她回家。一进门,母亲就命令我跪下,拿起三角带往我屁股上抽。她一边打一边哭:“你知道为啥打你吗?”我说道。她哭着说:“什么事我都能容,就是不能容你寻死。”那是我第一次挨打,至今记得。如今我才明白:母亲一生宽容,但绝不容许孩子拿生命开玩笑。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父母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支撑起这个家,也用实实在在的言行,把忠、孝、廉、俭、苛刻进了我们的生命。这些朴素而珍贵的家风家教,我们也会传承下去。

诗歌

周口落雪记(外一首)

刘翼行

沙颍河晨雾里
带一身江南潮润
撞见第一片雪
雪片儿挣出云缝
落在太昊伏羲陵的石碑上
蹭过关帝庙的飞檐
周口睡在雪里
我这江南来的人
倒在异乡雪色里
寻回久违的静
每片雪
把街巷
铺成意外的柔软诗行

香火里的太昊伏羲陵
风裹着千年香火
从沙颍河岸边赶来
每一粒尘土中
都沉睡着羲皇的文脉

古柏的根盘着千道年轮
每方碑刻都在低吟——
这里的光阴
浸着文明的墨痕
龙旗举着青铜请柬
朝拜者的脚步
叠在游人的履痕上
都想在松涛深处
读懂先民的目光

有人蹲在统天殿前
捡拾香火熏透的文脉
有人在碑林深处
默念那些浸润了岁月的碑铭
青石板被岁月磨亮
留下一串串未写完的诗
太昊伏羲陵的厚度
仍在时光里递增

诗歌

把诗写进麦播的泥土(外一首)

吴伟

滚圆的大豆
金黄的玉米
被装进农家的粮仓
皱巴巴的田野
被轰鸣的旋耕机
铺展成宽大的纸张
农民在上面
以小麦的种子为墨
书写诗行

一横一竖,一笔一画
多么认真的模样
枯草上的露珠
凝结成一层白霜
一行行绿色的诗句
便跃然纸上
不必修饰,自然流畅
是丰收的前奏,是未来的期望
更是一首新时代农民幸福生
活的
最美诗章

晚秋

谁把一团雾气
凝结成美丽的凌霄花
谁把银杏叶儿
涂染成金色的年华
谁把芦苇的青丝
镀上岁月的银发
谁把一枚枚枫叶
装扮成火红的二月份

那嘶哑的雁鸣声里
是对故乡无限的牵挂
空旷的田野上
已钻出生命的嫩芽

秋的斑斓将成为记忆年轮
踏着枫叶染红的甬道
走进冰的天地
雪花飞舞的家



秋之印象

段继军 摄

王杏芳

年味,就藏在街角那碗热汤里
小店裹着烟火
胡辣香气漫散开
寒风再烈
也拦不住奔向烟火 的脚步
周口人在雾气里穿梭
把生活的甜苦
都煮进汤里
一口热汤下肚
醒了整年的悠长
也无风雨也无晴

幸福照相馆
老板站在那里热情招呼着客人
你想拍什么样的照片
是辽阔草原上的笑容

还是星辰大海的互相依偎
他会为你调整光线和角度
为你的形象加分
他会为你捕捉瞬间
让你的回忆满载一船星辉

当你看到照片的那一刹那
会发现时光回到了美好的过去
感叹摄影师“妙手回春”的魔力
绽放春风吹开花朵一般的微笑

幸福照相馆
讲述着光阴的故事
而这种故事又是亘古不变的
幸福瞬间在大大小小的“柯达”
上定格

散文

秋夜,漫步在无名公园

飞鸟

临近中秋,灰蓝的夜空中有圆白月亮。小方砖铺就的路两边,花草成熟,散发浓郁的草籽与潮湿土地混合的腥香,秋虫热烈地歌唱。

小时候不知秋虫为何而歌,仅觉得好听,觉得有趣,内心欢喜。后来,知道它们是在歌唱爱情,歌唱绵绵不绝的生命。懂得了事物的一些意义,证明人长大了,知识和思考有了深度,同时,也丢失了年少时才有的简单纯粹的欢喜。这是成长的代价,人人如此,说不上悲哀。此起彼伏高歌的秋虫,多是蟋蟀。我家乡豫东太康县,称蟋蟀为蚰蚰。我在园艺场田间长大,对蚰蚰很熟悉,随便在路边草丛,就能捉到蚰蚰,有方面青色的,有长面棕色的,有黑面的,大小各异。我和伙伴放学后,有时捉些蚰蚰放玻璃瓶里赏玩,末了放回草丛。读中学时,看课外书《聊斋志异》,知道蟋蟀还有个名字“促织”,读完奇诡的《促织》故事,竟被这熟悉的小虫惹出些眼泪。

路边有片月季,有些白色花,在夜色里熠熠夺目。北京秋夜天气微凉,这些花没有盛夏时节的浓烈,有了种静雅和端庄,像着白色旗袍、盘乌云髻、款款袅娜的女子。多彩的月季,隐在夜色里,成为素白的陪衬。日间,素白的花远不如多彩的花悦目,五彩、五声总让耳目陶醉,很多人不一定知道,让人陶醉的事物,也极易让人迷失。清风来,白花在摇曳,月光也在摇曳。

再往前走几步,就有路灯了。灯光下有几个凉亭,有些桌椅。有人下象棋,围观者四五人;有人打牌,听出牌

有钓主,应该是打升级。这两种游戏,我家乡也很盛行。特别是象棋,陪伴过我许多岁月,我也在下象棋时收获不少自信,我先手开局喜欢使用当头炮。灯光里喧闹的人,远看,像是在荧屏上表演,我进去,也应该能成为别人远看的演员。灯光里,也有遛狗的人,也有散步的人,有个我认识的人甩着胳膊大步走来。我趑上了一条岔路,路两旁种了不少梨树、桃树,当然是观赏树,结不出味道鲜美的果实。夏天开花时,惹逗来无数蜜蜂,它们肥硕的身子,灵巧地在花间穿梭,嗡嗡喻。

九年前的一个午后,我站在县文联前的花坛牙子上,接听北京一家图书公司老板打来的电话。花坛里有好几种花,我脚尖前是几棵不知名的花,叶厚,呈乌青色,花朵粉色,花瓣层层叠叠上丰满的圆形,秋天的阳光落在花瓣上,闪闪烁烁。一周后,我来到北京,成为图书策划编辑,租住在一个村里。虽说是村,公交站,地铁站很近,超市和菜市场也近,房东也好。村后有个无名公园,更妙的是无名公园里有一小段路没有路灯。我一直住到如今。

这个无名公园,把我的身体和灵魂从高楼大厦,从银灰色工位,从绩效考核,从报表文件,从与样人耗费心力的连接里拉出来,拉进一种能看见月光、能听见虫鸣、能闻到花香、能安静思考、能回归本真的生命状态。

我想,现代人都需要一个无名公园,能时常独行其间,抚慰心灵、放松精神、安放灵魂……

散文

邂逅赛里木湖

于新豪

还未走近,心却已飞越千山万壑,落在了那片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蓝上。从伊犁河谷向西,直至国门霍尔果斯,人声与货品的熙攘,是红尘里热腾腾的烟火;而后我们折返,向着东北方向的赛里木湖驶去,将身后的喧哗渐渐甩远,一心一意,直奔那滴“眼泪”去了。

车在国道上稳稳地行驶着。真正的序幕,是果子沟。一入沟口,景色便陡然一变。方才还是平旷的田野,霎时间,巍峨的山峦便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那山是苍翠的,是墨绿的,是饱含着生命汁液而又沉淀了万古风霜的颜色。峭拔的云杉,一棵棵、一片片,像无数沉默的、披着甲冑的战士,从山坡上一直排列到天际。路,便在这苍翠的峡谷间盘旋、蜿蜒,像是谁用一条灰白的带子,在无尽的绿意中随意而又精心地系了一个复杂的结。

而解开这个结的,是那座名不虚传的果子沟大桥。它并非突兀地闯入视野,而是在峰回路转后,赫然出现,

如一道钢铁的霓虹,凌驾于万仞深谷之上。它是那样轻盈,又是那样坚定。一根根拉索,仿佛巨琴的弦,绷在蔚蓝的天幕下,飞驰的车轮掠过桥面,便像是奏响了音符,在这弦上演绎着现代工程的雄浑乐章。车行其上,凭窗下望,深谷幽幽,林木如草,方才觉得自身之渺小与人工之奇崛。云雾在身边缭绕,时而漫上桥面,车子便像在云端飞行一般。回头望去,那桥身已隐没在层峦叠嶂与缥缈的云气里,只剩一个惊心动魄的背影,留作谈资,也刻入记忆。

穿过这令人叹为观止的工程奇迹,山路继续引领着我们向上。当最后一道山梁被甩在身后,眼前,是真正的豁然开朗。

那一片蓝,就这样毫无预兆地、铺天盖地地向你涌来。

是赛里木湖了。

你无法形容那种蓝。它不像天空的蓝那样空灵,也不像海水的蓝那样深沉。它是一种极其饱满、极其纯净

的蓝,像一块巨大无比的、未经雕琢的蓝宝石,又像是一匹从天上直泻下来的、最光滑最厚重的蓝绸缎,静静地、满满地盛在这群山环抱的盆地里。远处的雪山,在低垂的云层里若隐若现,仿佛羞怯的仙子,不肯以全貌示人。阳光是这场自然戏剧最神奇的导演。它从那厚薄不均的云层缝隙里,奋力地挤出一道道明亮的光柱,宛如神佛降世时的祥瑞之光,斜斜地投射在湖畔那片广袤的草原上。那被光笼罩的草地,立刻呈现出一片不可思议的亮色,鲜嫩、活泼,而周遭的阴影部分,则显得愈发沉静、幽深。

高原的天气,仿佛拥有独立的意志、喜怒无常,毫无征兆。身前还是阳光普照,一片辉煌,身后却已是阴云四合,墨色沉沉。正想着,那雨便毫无征兆地落下来了,细细的,密密的,带着雪山脚下的凉意。风也趁机而起,不像别处的风那般迂回,它横冲直撞,带着一股子蛮劲,顺着衣领、袖